

只记得他的笑容

□叶沈良

认识姚恭祥时,他在南通市电影公司。初次相识,为了电影评论家协会的事情,从那以后,他常邀我观摩电影,接触多了,他对同志的热情,对朋友的关怀,他那真挚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后来当了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群众文化,而教育局的艺术教育我分管,我们的工作有了许多的交集,时常为了同一项工作而组织教育与文化两方面的力量,共同去完成全市的重大活动。他处理工作的能力,使他能从从容应对各种任务。南通市环西文化广场的第一场演出,时间在晚上,工作量大,任务重,困难的程度从未有过。白天组织彩排,太阳光特别强烈,我们一整天在环西文化广场,到傍晚脸都晒得脱了皮,晚上演出成功,轰动一时。演出过后,不喝酒的他也喝了一些红酒,他那笑容很是灿烂。

全市的大型活动都需要艺术展演作为铺垫,每当这时候,教育上的巨大的艺术教育资源与文化上的强大的艺术辅导力量是最好的结合。我们共同努力,去策划,去组织,去运作,做好大型活动的艺术展演工作。他在协调部门的工作任务时,体现了良好的沟通能力。在南通举办的江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在南通召开的第九届亚洲艺术节,倾注了南通文化、

教育人的大量心血。活动结束后,我们相聚欢庆,举杯祝贺的笑声满屋回响。

退休后,他还经常关心市里的群众文化,我与他偶然讲起,能不能由他来组织一个慈善艺术团,为南通的慈善文化宣传做些工作,他欣然答应。而且还在南通慈善总会建立了一份由他召集的南通著名艺术家一起投入的慈善艺术基金,他的精神他的爱心让人为之深深动容。在很短的时间,南通善韵艺术团创作、排练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主题性很强的慈善文艺作品,受到南通市人民群众及前来观摩的全国各地慈善同仁的高度点赞。中国慈善联合会的领导向他当面感谢时,他谦虚一笑,说这是南通艺术家为慈善应做的奉献。

得知他患癌症晚期,我即去医院看望,被病痛折磨的他已没了往日容颜。病床前,他微弱地说:“不能再继续了。”他是牵挂着善韵艺术团的事情。我劝他保重,喉口已觉哽咽。离开病房时,我的脑海中盘旋着八个字:斯人如去,长歌当哭。

姚恭祥遇事不急不躁,工作中稳步前行,疏密有致。他不善喝酒,实在难以推却,也只是小咪一口。平日间相处,真诚以待,时以微眯的笑脸相迎,为此他获一雅号:姚眯眯。那天,离开医院,我眼前晃动着他的笑容,他那眯眯的笑容。

忆成都

□杨霄

我想说好久没有出城了,想像小鸟一样飞出去,却被丫头学校里各种通报阻拦,其实我偷偷出去过,去了趟无锡,因为想看樱花,无人知道的当天来回。想着去年和表弟出行的成都只成了追忆,最难熬的应该是爸爸,他已经把周围所有的公园都转了一遍,花花草草全收录在相机里,今天整理旧照片,看到去成都的样子,回忆全涌上来。

初临这座城,出了机场就遇上大堵车,临近中午,司机友情提醒这段路得一个小时,我一导航才需要20分钟,这里的人有多气定神闲,这座城得有多慢啊。我就听说过“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说法,当时不理解它的意思,还特意在网上查阅了,大概是说这天府之国是温柔之乡,好吃好喝好山好水之外还美女如云。少年当胸怀天下,若早年入川,意志不坚定的都难免流连忘返,如此一生平淡,难成大事。入住酒店,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个古老城市所散发出的特别气息,酒店就在宽窄巷子附近,我对宽巷子的想象是一马平川,而当我对它,才知道,这宽度5大步足矣。两边的建筑青灰黛色,红色砖瓦,颜色搭配极好。时不时从二层洋楼里传出川剧的声音,声声如歌,琴瑟慢慢,路边捏泥人的都在黑板上写着自己的故事,估计有故事的人会让人驻足吧。停下来,留在庭院中喝一杯川茶,名字叫碧潭飘雪。这感觉符合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审美,更符合了当时的心情。

这次来没给自己设计行程,走哪算哪儿,当晚就换了酒店,去了乐山市,临近闽江,晚上听着江海的声音入睡,就感觉自己被层层叠叠的波浪带走了,醒来时竟做梦似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乐山大佛不是皇帝造的,是一个叫海通和尚造的。他为了造大佛,去全国化缘,化缘以后,贪官要他的钱,海通和尚说:我的眼睛可以给你,但佛的财不能给你。贪官不相信,海通和尚真的

把眼睛挖出来给他。贪官就怕了。所以乐山大佛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朝拜。

进入峨眉,开始下雨,雨天路滑,又到傍晚,上山的人便少了,我们决定在山里住下,第二天再上金顶。晚上6点多,天已漆黑,我在夜里的视力本就不好,再加上雾气,不敢出门,窝在小小的酒店里听雨,完全忽略了不少美妙的住宿条件。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因为上山还需坐一个小时的车,错过清晨的一班车,接下来人就多了,我怕排队,催着弟弟上路,最后发现,男人出门的速度总是快于女人的,即使我早起了半个小时。山里的气温很低,我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还裹着一件不透气的雨衣,那样子一定搞怪极了。登顶顺利,我属于能跑很多路不喊累的,这里的普贤菩萨照着很多人,在来之前我就带着一个玉佩,想着来开个光。

登顶的人都带着一份虔诚,值得尊敬,我环顶走了一圈,阴雨天的关系没有看到金光闪闪,但也很震撼,四面佛骑着三只牙的大象。镜头下的我显得特别渺小,再想到我遇到的困难就更加小到犄角旮旯里去了,难怪说人看到高山大海一切都释然,那些情绪根本不值一提。

成都人的乐趣在于吃,大街小巷的美食,慢悠悠的生活,气定神闲,小巷子里的盘盘儿凳上全是当地食客,一看就是吃家。他们用手啃着鸡爪,红油滴到地上,久年都去不掉,老居民靠着竹椅翻看报,报纸上多是本地新闻,有些读着读着,茶凉了都不知道,有些读着读着就睡着了,脱了鞋子把腿往另一张椅子上搁,伴着蝉鸣美美地睡上一觉,这股子烟火气只属于这座城,而我偏喜欢这空气里麻辣的味道,爽了味蕾辣了肚子。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既有不凡的颜值,又有优雅气质,更有文化底蕴。留在这儿小住一阵,我是极愿意的。某人看了我的文章,说要拉着我的手去旅行,想把我写进生命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灯下漫笔



谈天说地 陈顺源

点亮心灯

□石卉

我有一盏灯,捧在双手掌心
微弱的火光摇曳
那是信念播撒的种子
照亮远方,迎着风雨,日夜兼程

你有一盏灯,藏在内心深处
成长的光华烂漫
那是阳光播撒的种子
拨开迷雾,披荆斩棘,耀亮前程

我们都有一盏心灯
在光的指引下携手同行
将稚嫩的心灵一一点亮
从此,梦想展翅翱翔,生命绽放
芳华

紫琅诗会

有河入梦不觉凉

□任德国

对于纯粹,人是有情结的。
自然的风景,简单原始,却引人入胜、百看不厌;就像唐诗宋词精于炼字一样,看似简单却字中带景、词中含蕴,反复揣摩还会百转千回、回味无穷。人造风景,工艺精湛,一眼望去,即使再复杂也会一眼到底,像一座机器,有很多个齿轮,我们只惊叹它的复杂,不会认为意蕴深远。

人往往钟情于烟波浩渺的名山大川,钟情于波澜壮阔的海阔天空,钟情于鸟鸣谷幽的山间密林,但很少有人钟情于精于设计的人造公园。

我的老家丘陵密布,山河相间。一开窗,群山就会鱼脊般的海浪一样的逶迤开来。天晴时,阳光明媚,鸡鸣犬吠,天地间塑一身佛陀的金身;天阴时,空气氤氲,宁静恬淡,颇有一份仙山道骨的感觉。

村子前面有一条河,从远处而来,蜿蜒辗转,像一条洁白的哈达,柔软细腻,飘洒恣意,流入田野的心窝。河水胸怀宽广,拼命拓展腰身,轻吻大地,亲昵地与山川诉说着衷肠。一层层翻滚的浪花,层层叠叠,犹如万千梨花盛开在春风的褶皱里,欢乐歌唱。河滩翠绿,如一块薄薄的毯子,舒服地铺在河流两岸,一朵朵盛开的野花,紫色、白色、蓝色,钉在河滩上,像极了波斯地毯上的镶钻。小鱼儿在清澈见底的黑河沙上自由航行,燕子吞噬者筑巢的河泥,大青石上永远坐着勤劳耕种的农民。

丰水期,河水挤满整个水道,河滩上的鹅卵石悄悄隐遁,岸边的垂柳全站在水里,就像执勤的哨兵,一定不动地守卫着边疆。在这里,河水总会慢下前进的脚步,盘旋、转弯、平静,形成一弯水潭。倒垂的柳枝浅浅插入水中,时而急速滑动、时而静默停止,好像书法大师在生宣

纸上一会儿挥毫泼墨,一会儿驻足思索。这里是孩子戏水的乐园,扎一个猛子,撩一片水,爬上树来,跳进水里;水潭里一会钻出一个脑袋,眼睫毛上挂着晶莹的珍珠,湿湿的头发就像是出生的婴儿;一会儿一个黑脑袋消失在水面上,出现一圈圈水纹,既调皮又可爱。

枯水期,河水不再那么奢侈,在河道里突然分了岔,大片的草滩,草长莺飞,仿佛风中飘散的墨绿裙摆。辛劳的人民不放过每一次给羊长膘的机会,把自家羊群全部赶到河滩上。一只只低头吃草的羊儿,就像漂浮在蔚蓝苍穹上的云朵。那跟着母亲嗷嗷待哺的羔羊,不正是大片云朵旁依偎的散落小云朵吗?夕阳西下,登高望远,河流披上了古铜色的袈裟,顺河风一起,河滩上的高草好似野马的鬃毛,高速狂奔。沿着河流的方向,它最终注入了大地和白云相接的远方,如同几只孤独的骏马,安心汇入了奔跑的马群。

择水而居的人们,依偎在这条河流弯弯曲臂膀的港湾里,享受着河流带给他们的幸福和甜蜜。

我记得,早年间人们时常在河滩的高处刨一个深坑,把大青石在深坑中一放,就会形成一口清泉,这样的清泉不深,但泉水清冽,泉脉喷涌,足以供养乡里。每年的春天,这片热忱的土地是春雨贵如油的精准反映地。在大地万物汲取水分滋养返青的时刻,雨水却少之又少,临河居住的人们开始从河道中取水灌溉庄稼。如果特别干旱这些泉水就成了植物的救命泉,有时候水泵可以从多个泉眼里不停取水,泉水不间断,我们就会说这口泉正好打在了水脉上。沿河居住的人们不一定家家养鸡,但肯定会养鸭子,早上人们把鸭子一股脑赶到河流里,没人有闲心关心它们

吃什么,也不会有人在鸭子身上做什么记号,说来奇怪,这些鸭子在夕阳西下时,身体里好像有一口时钟、有一个指南针,摇摇摆摆、分毫不差地回到自己家中。到这个点你才知道,白天成群结对的队伍,晚上就会分出不同的团体。第二天开笼,笼子里总会有沾上鸭粪的鸭蛋。如果鸭蛋太多,农村人即使没有冰箱也会有最好最自然的储存方式——腌制起来,等到蛋黄流油煮上几个,端上饭桌成为犒劳家人迎接宾客的美味佳肴。还有一些人喜欢吃河里的生物,返青时节,沿河掐一点嫩嫩的薄荷草头,煎一个鸡蛋慰藉一下孩子们肚中的馋虫。麦穗时节,河里产品更喜人,穿着鞋子走在水里,都会有麦穗鱼往你脚底猛钻。这时候,你会看到每家人的餐桌上摆着一盘盘金黄金黄的“黄花鱼”。

今年春节回老家。虽是寒冬腊月,我依旧好好享受了这条河流馈赠。母亲将薄荷、麦穗鱼、鸭蛋这些河流的馈赠早已放到了冰箱里,年夜饭时这些美味佳肴相继闪亮登场,让我好好享受了一番。

大年初一,早早来到了河边,这也是我多年不变的习惯,每次回家一定要造访一下河边。每次我们好似多年不见的老友再相逢,相互诉一下衷肠,聊聊我在外奔波的艰辛,听听这么多当年和我一样相继离乡的伙伴们分享给它的故事。

暖阳悄悄地爬上了东边的山坡,枯黄的河草吸收着它的温度,冰封河流动下哗啦啦流淌着河水。看到它,我内心中幸福、温暖、喜悦,各种童年时期的美好记忆陡上心头。

我不知多少次地想,群山环绕的小山村里,能有这么一条清静的河流,抚慰着你的童年,抚慰着你的生活,多么幸福啊。

芬芳一叶